

对话“启蒙”

本报记者 朱永安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蒙的艺术”的展厅里,如果缺乏足够的欧洲历史知识,或者缺乏细读每件作品说明的耐心,你看到的也许只是一尊雕塑、一幅古典油画或者一套华丽的女式礼服。这大概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启蒙”,你也无法在立此存照或者走马观花后就得到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

尽管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总馆长马丁·罗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想把东西拿过来放一放,展览走人,期望能够引发更加深入的交流和碰撞”,但对众多观众来说,这个展览看起来的确“有些难度”。即便在深得三昧者中,“启蒙”也是人言言殊,有人强调“启蒙”所追求的“消除愚昧”仍然任重道远,有人担心“启蒙”演化为“高傲的人侵式的教育”……

交流不只是“你来我往”

主办方大概想到了这一点,追求的也许正是这样的效果:思索、对话乃至争论。“启蒙”无疑是个复杂的话题,而在展览开幕之后的一年里,“启蒙之对话”系列活动所包含的内容更为深入和广泛。

首场举办的“启蒙之对话”围绕展览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反映出交流与对话的必要。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引用400年前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即如中国圣人教,西土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相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西渐被不爽耳。”他在演讲中表示,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今天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时,人类更加应该不断探索、反思并需要深入地展开不同的文明对话和思想的碰撞,而坚持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大力推进文化开放与交流已然成为最为强烈的时代精神。

德国副总理古多·韦斯特维勒坦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并不是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可能是不太相同的。但正是基于这个原

因,我们应该多进行对话,我们所进行的对话是相互敬重的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说:“交流绝不是你来我往,而是过程中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如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展的关于启蒙的对话一样。处于不同文明传统中的博物馆事业,可能在表现社会和文明的方式上不尽相同,或者在表现人文和自然的形式上大相径庭,但是,通过交流中的对话,就能够增进了解,促进融通,从而体现各自价值观之所在。”

在中、德相关方面多年的努力后,“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和系列活动得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重装之际顺利推出,马丁·罗特对“对话的意义”感受尤为直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认为紧密的合作。”在他看来,对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友好地进行合作”乃至争辩、争吵,共同研究问题和面对挑战的过程,同样体现了启蒙精神的价值。

激活展览蕴含的精神世界

充分的交流与对话促成了此次大展。展览策划专家组成员朗必谢教授表示,对话系列的活动应该以多维度的视角来再现启蒙的思想,我们不是想为这样的艺术展做什么诠释,而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激活这个展览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因为,每一个个体、每一种文明、每一种传统都可以从中获得“启蒙”的体验。

朗必谢在比较中欧历史时说,欧洲的启蒙不是一个由具备同样思想和信仰的人进行的统一运动,比如卢梭就对启蒙运动中某些领袖的进步乐观主义持批评态度,而这也是启蒙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五四运动”的一大特点也是对话和辩论。对启蒙运动的这种理解,不仅不排斥各种各样不同甚至对立的理念,而且恰恰可以促进各个看法的形成。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这个展览的意义具有“当下性”,“启蒙”这个主题延续到今天,既有对于历史的再认识,更有作用

于当下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他举例说:“这个展览有博伊斯的一件作品,他的作品很简单,是一个灯泡加柠檬放在一起,作为这个展览的最后一件作品,似乎意味深长。因为灯泡是科技的成果,柠檬是自然的象征,两者放在一起,就成了艺术。更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提示我们,当我们看到以科技发明为代表性之光的伟大作用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然会永远散发出引人入胜的光芒,使我们不断尊重它,从而得到新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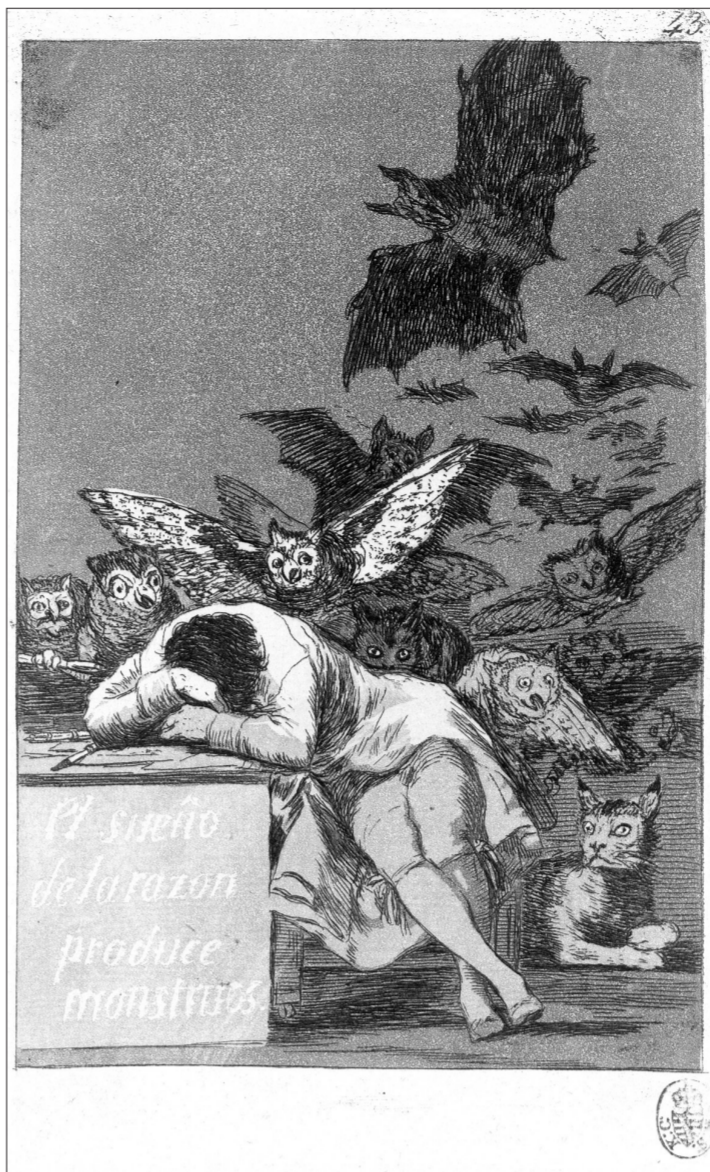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谈到参观展览的感受说:“中国的文明无疑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但在当下时代下,我们还应该敞开心怀,包括西方对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一些思考,我们应该大力引入和介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理性、创新、开放是启蒙时代的重要元素,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化艺术的新气象、新气派。”

一言难尽的“启蒙”

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总馆长施伦克认为,选择启蒙作为对话的主题,就是想向世人表明,启蒙核心的问题在今天变化的社会中,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而启蒙中的思考和争论需要在社会上制造一种自由的气氛,使得人们进行平等的交流。

在康德那里,启蒙意味着人们摆脱不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的不成熟状态。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社会环境、教育基础以及科技发展等都是影响启蒙、影响个体进行独立思考的因素。

韦斯特维勒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几十年开放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国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在欧洲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今天回顾启蒙,我们觉得,启蒙并没有圈定历史上的某一个进程或阶段,这是一个认识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时常反复甚至失败。走向法制、富裕社会的道路并不是现成的。



“启蒙的艺术”展出的戈雅版画作品《随想画,B1.43;理性沉睡,心魔生焉》(1799年)戈雅以他卓而不群的艺术风格,获得18世纪另类艺术家的名头。虽然戈雅也为教堂和西班牙皇室作画,却不惧于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辛辣的嘲讽。迷信、巫术、特权以及压迫和浮华放纵都成为他的大型系列蚀刻画取材的对象。他夸张地描绘了同时期人们的恐惧和焦虑,用漫画的手法呈现了各色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并综合表现了各种人性的阴暗面。

启蒙的思想就是促进一个人自己的思维,而且要促使每一个人对已有的思维惯性进行批判。”他进一步解释:“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怀疑已经接受的东西,质疑被大家肯定的东西,这种态度会为社会带来进步。一种怀疑的文化,一种具有建设性批判的精神,实际上是助推器,使我们做到好中更好、优中更优。”

讨论“启蒙”,不仅是对历史沧桑的呈现,也不再是欧洲人的光环和标签,它牵涉的命题既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学习,对各自历史的反思,也是人类需要共同完成的对理性的再理性认识,对新世纪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思考。首场对话的与会者对“启蒙之对话”充满了期待,他们希望一年后在各界人士的充分讨论和交流后,形成一本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文献。

宋歌:书画是无声的音乐

白 炜

4月10日晚,书画篆刻家、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宋歌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从文化开始”栏目,介绍了他作曲并演奏、即将出版的洞箫专辑《禅心箫韵》,并谈了自己对书画、篆刻艺术的理解。宋歌认为,音乐与书画是相通的,“书画是无声的音乐,音乐是看不到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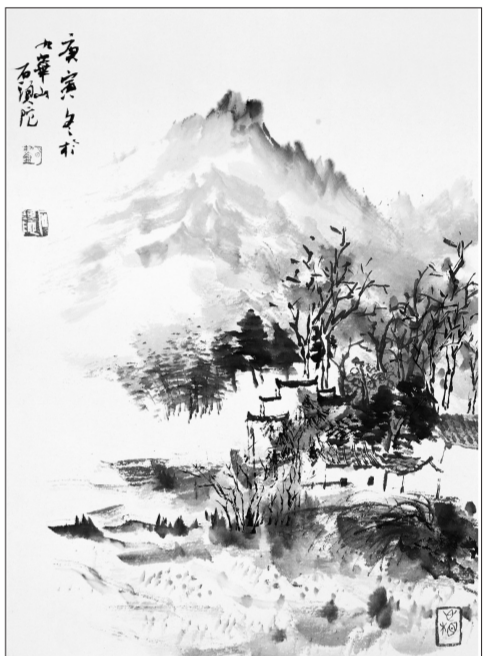
宋歌从小随父亲学习绘画、吹箫、治印。21岁问道于著名书法篆刻家李刚田先生;22岁以篆刻出道,同年拜师在篆刻大家韩天衡先生门下;23岁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之一;26岁研修于南京艺术学院,得到著名书法篆刻家黄惇先生指导;29岁从山东来北京闯荡,立足琉璃厂,以书法篆刻艺术谋生。宋歌在书法、篆刻、绘画、音乐等方面造诣不凡,其篆刻、书法作品10多次入选国内大型展览。他被篆刻大家韩天衡破例收为入室弟子,更从张立辰、邱振中、李刚田、黄惇、郭石夫等人汲取书画篆刻的艺术养分,作品被国内外多所博物馆及各界人士收藏。

宋歌对篆刻艺术的悟性很高,回顾这几年走过的路,他说除了自己的勤奋及自立自强的信念外,最不能忘记的是老师及朋友的帮助。篆刻艺术发展到现当代,自齐白石之后,首推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篆刻大家韩天衡先生,而能够得到老师的认可和悉心指导,对宋歌来说更是莫大的幸运。宋歌的篆刻作品以大气、厚重见长,具有绘画的时空感和书法的造型美,“刀味”和“笔意”俱佳,章法和神韵则又十分空灵旷达,正如古人所言“见笔亦见刀”“方寸之地,气象万千”,因而其作品深受大家赞赏。

宋歌对篆刻有

着深刻的理解:“篆刻小技究有何奥妙?一件好的篆刻作品,一定韵味十足,令人赏心悦目。篆刻作品的字法、刀法、章法、意境必须达到四位一体,方称佳构。篆刻离不开书法,章法又含画理,虚与实,开与合,疏与密,对立中达到统一,辩证法又摆在我们面前。篆刻意境显示艺术家的天赋和修养积淀,一阴一阳之谓道,小技不可小视之。”

近期他用工最多的是小楷。他曾抄写《金刚经》、《道德经》上百遍,将自己的阅历和学养均融入笔端。他的小楷,显然不是属于晋唐楷法谨严的一路,在视觉形式上与常见的小楷大有不同,如果要追寻它的根源和来历,似乎应该是在秦汉之间,这在整体上的气息格调以及技法角度上的结字运笔都有所体现。有专家评价:“宋歌的贡献是把秦汉篆隶书高古朴茂的气息以及天真烂漫、随心所欲的书写状态运用到自己的小楷书法中间,他的某些线条极细,但细而不弱,有些结字松而不散,迥异于人,事实上能把小楷写到这个境地的书家,在当今时代实在是多不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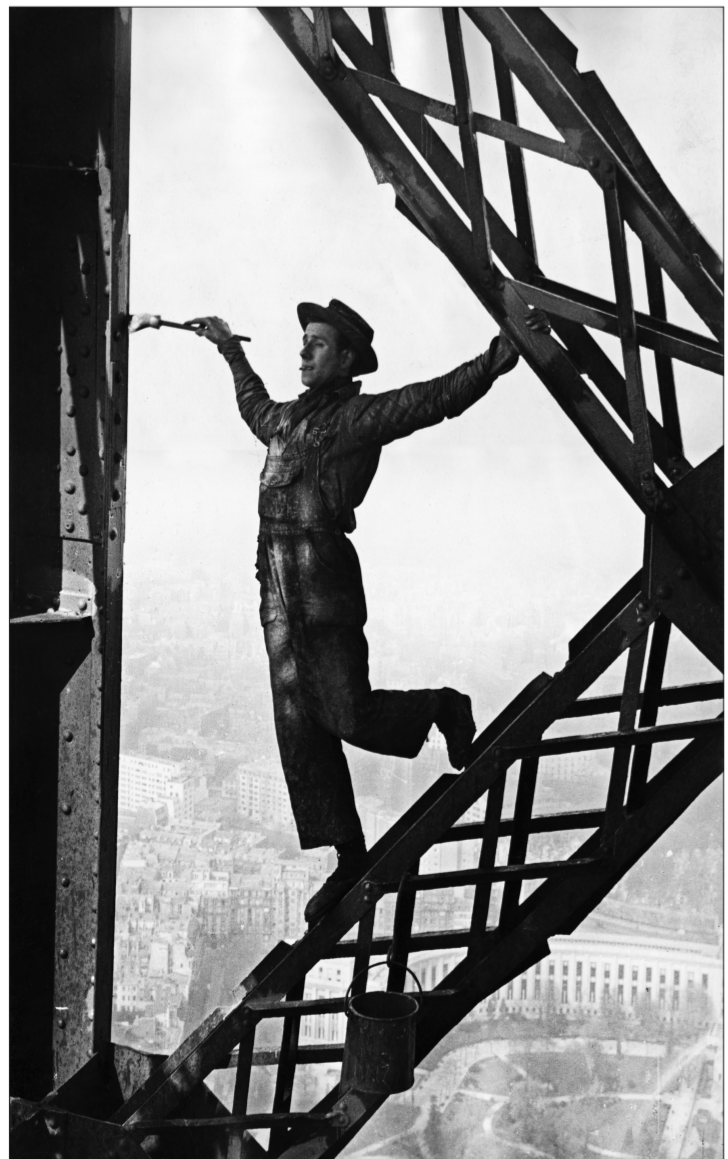
宋歌画作

看图说话

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

作为“2011年中法文化之春”展览项目之一,“直觉的瞬间——马克·吕布摄影作品回顾展”近日亮相四川成都国际影像艺术中心,展出了今年88岁的法国著名纪实摄影家马克·吕布的近140幅摄影作品。图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

在这张照片中,高高的埃菲尔铁塔俯视着巴黎城,一名油漆工正在铁塔油漆,似乎还愉快地吹着口哨,其动作和姿势如歌剧演员般诗意而优雅,浓缩了法兰西民族浪漫、乐观、优雅的个性。马克·吕布善于捕捉布列松所说的“决定性的瞬间”,在“瞬间”的背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内涵。



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摄影作品) 1953年 马克·吕布

艺术书架

沅江流至沅陵,十分湍急,两岸的渡江船必须先向上游逆进约一华里,然后被急流冲下来,才能掌握在对岸靠拢码头。1938年,日寇向内地步步紧逼,我们学院迁至沅陵对岸的荒坡老鸦溪,盖了一群临时性木屋上课。老鸦溪没有居民和商店,要采购什物必须渡江到沅陵城里去,但渡江是一场斗争,是畏途,且不无危险,故轻易不过江。

我患了脚疮,蔓延很厉害,不得不渡江到城里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去诊治,每隔二三天便须去换一次药。江苏医学院从镇江迁来,同我们一样是逃难来的学府,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从江苏跟来的,同乡不少。门诊部的科主任张医师与我院一位女同学梅子恋爱了,他们间经常要交换书信或物品,托我带来带去最为快捷方便。梅子像姐姐一样待我,很和蔼,张医师又主治我的脚疮,我当然非常乐意作为他们间的青鸟。

顽固的脚疮数月不愈,我长期出入于门诊部。门诊部只有三四个护士,替我换药的也总是那一位护士小姐,像是固定的。日子一久,我渐渐注意到经常替我换药的她。她不说话,每次照样擦洗疮口,换新药,扎绷带,接着给别的病人换药去,我有时低声说谢谢,她没有反应,也许没听见。她文静、内向,几乎是低着头工作,头发有时覆过额头。她脸色有些苍白,但我感到很美,梨花不也是青白色吗?自从学艺后我一度不喜欢桃花,认为俗气,她微微有些露齿,我想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也微露齿,我陶醉于芸娘式的风貌。

星期日不门诊,我一大早过江赶到门诊部,在门诊部与护士宿舍之间的街道上来回走,盼望万一她出门来。她果真一人出门了。我大胆上去去悄悄地问:小姐,今天是否有门诊?显然是多余的话,但她善意地答今天休息。我居然敢于抓紧千钧一发的时机问她尊姓,她说姓陈,再问她哪里人,她说南通人。不敢再问,推说因收不到江苏的家信才打听

忆初恋

吴冠中



《生命的画卷——吴冠中自述》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的极大同情和鼓励。非离开沅陵不可的前夜,冒着狂风,子慕陪我在黑夜中渡江,来到护士宿舍的大门口,我带了一幅自己最喜爱的水彩画,预备送她做告别礼物。从门口进去的是一条长长的幽暗过道,过道尽头有微弱的灯光。我让子慕在门外街角等我,自己悄悄摸进去,心怦怦地跳。灯下有人守着,像是传达人员,他问我找谁,我壮着胆子说找陈克如。他登上破旧的木头楼梯去,我于是又退到阴暗处看动静。楼梯格格地震动,有

人大步下楼来,高呼:谁找我!是一个老太大的声音。我立即回头拔腿逃出过道,到门外找到了子慕,他迫切地问:见到了吗?我气喘得不能说话,一把拉着他就往江边跑,待上了渡船,才诉说惊险的一幕。

翌晨大风雪,我和子慕爬上货车的车顶,紧裹着棉衣,在颠颠簸簸的山路中向贵阳方向走去,开始感到已糜烂了的脚疮痛得厉害。几天共患难的旅程中,子慕一直和我谈论她,虽然他并未见过那位让我心目中的洛神。在贵阳逗留几个月,我天天离不开子慕,仿佛子慕就是她,也只能对子慕才能谈及她。离沅陵前我曾给陈克如寄去几封长信,渗着泪痕与血丝的信吧,并告以我不得不离开沅陵,同时附上我们学院在贵阳的临时通信地址。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教导我青年人做事要三思而行,说我喜爱的、给我经常换药的那位护士叫陈寿麟,南通人,21岁,叫我以后有信寄给她,还祝我如愿。我和子慕研究,写信人大概就是陈克如,那位老太太,门诊部的护士长。我于是写信给她我大几岁的陈寿麟,称她姐姐,姐姐始终未回信。

我们遇上了贵阳大轰炸,惨不忍睹。有一天我和子慕在瓦砾成堆的街头走,突然发现了门诊部的几位护士,她亦在其中,她们也赶来贵阳了!我悄悄告诉子慕这一惊心动魄的奇遇,我们立即远远跟踪她们。见她们到一刻字

摊上刻图章,我们随后也到这摊上假意说刻章,暗中查看刚才那几位刻章者的姓名,其中果然有陈寿麟,千真万确了。最后,一直跟到她们要进深巷中去了,我不敢进去,易暴露,由于慕一人进去,他看准她们进入了毓秀里81号的住宅宿舍。我接着写信寄本市毓秀里81号,心想也许从贵阳寄沅陵的信她并未收到。然而本市的信寄出多日,依旧音讯全无。

贵阳仍经常有轰炸,那次大轰炸太可怕了,全城人民皆是惊弓之鸟,闻警即跑,人人往城外逃命。我们宿舍在城边,我听到警报便往城里跑,跑到毓秀里的巷口,我想她亦将随人流经巷口奔出城去,但经过多次守候,每次等到城里人都跑光了,始终没见她出来。大概我到了,因听到警报,虽立即从宿舍奔去毓秀里,路途毕竟要跑一段时间。于是,不管有无警报,我清晨六点钟前便在毓秀里巷口对面一家茶馆边等待,一直等到完全天黑,而且连续几天不间断地等,她总会有事偶然出门吧。然而再也见不到她的出现。我记得当时日记中记述了从清晨到黑夜巷口的空气如何在分分秒秒间递变。有一次,突然见到她的同事三四人一同出来了,我紧张极了,但其中没有她,她的同事们谈笑着用手指点我守候的方位,看来她们已发觉了,我也许早已成为她们心目中的傻子,谈话中的笑料。我不得不永远离开,不敢再企望见到她的面或她的倩影。但我终生对白女士存有敬爱之情,甚至对白女士感到分外高洁,分外端庄,分外俏。

40年代我任重庆大学助教,因事去北碚,发现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就迁在北碚,于是到传达室查看职工名牌,陈克如居然还在,但陈寿麟已不知去向。张医师和梅子结婚后早已离开门诊部,解放后他们在杭州工作。我曾到杭州他们家做客,久别重逢,谈不尽的往事,未有闲暇向他们诉说这段段苦涩的经过,不知张医师会不会记得陈寿麟其人,她今在人间何处!